

經 文

《長壽王經》

失譯

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昔有菩薩為大國王，名曰長壽；王有太子，名曰長生。王以正法治國，無刀杖之惱，不加吏民，風雨時節五穀豐饒。有隣國王，治行暴虐，不修正法，國民貧困，謂傍臣曰：『我聞長壽王國，去是不遠，熾饒豐樂，而無兵革之備。我欲往彼攻奪其國，為可得乎？』傍臣對曰：『大善！』遂興兵，而行到長壽王國界。

「界上吏民走行白王曰：『彼貪王興兵而來，欲攻明王之國，唯願備豫。』長壽王即召群臣，而告之曰：『彼所以來者，但貪我國人民倉穀珍寶耳。若與其戰，必傷吾民。夫誚國殺民，吾不為也。』群臣曰：『臣等皆曉習戰法，必能勝彼，不使明王之兵為彼所侵也。』王曰：『若我勝彼，即有死傷。彼兵、我民俱惜壽命，愛我害彼，賢者不為也。』群臣不聽，留王於宮，乃自相與於外發兵，出往界上逆而拒之。

「長壽王乃謂其太子曰：『彼貪我國，故來攻我。今群臣以我故，欲逆而拒之。夫兩敵相向，必有缺傷，今欲與汝俱委國亡去。』太子言：『諾。』即父子共踰城而出，幽隱山間。

「於是貪王遂入其國，募求長壽王金千斤、錢千萬。長壽王後日，出於道邊樹下坐。有遠方婆羅門來，亦息於樹下。問長壽王曰：『卿何處人？何緣在此？』王曰：『我此國中人也，偶來到此戲耳。』長壽王問婆羅門：『賢者從何所來？將欲所之？』婆羅門言：『我遠方貧鄙之道士，遙聞此國長壽王好喜布施、周救貧窮，吾故遠來，欲從乞用自生活。不知王意於今云何？卿是國人，聽聞其意，於今何如？故肯布施不也？』王默自念：『子用我故，故從遠來，值我失國，到無所得而當空去。甚可哀念。』

「於是，王乃垂淚，而謂婆羅門曰：『我即是長壽王也。有他國王前來攻我，我委國亡來，隱藏此間。今聞賢者故來相歸，值我空窮無以相副，將奈之何？』兩人相向，哽咽啼泣。王曰：『我聞新王慕我甚重，卿以我頭往，可得重賞。』婆羅門曰：『遙聞大王周救一切，故來乞用，庶得幾微以養餘命。值王失國，自我薄福，今教斷頭不敢承命。』王曰：『卿故遠來欲有所得，遇我困乏，無以相副。且人生世皆當趣死，吾等當死，願以身相惠，何為辭讓之也？今若不取，後有來者，我猶與之，不如早取也。』婆羅門言：『我不忍殺大王。大王若有弘慈之意，必欲殞命以相惠施者，但當散手相隨去耳。』王即隨去，到城門外，而令縛之以白貪王。王即雇婆羅門金錢之賞，遣令還去。

「貪王於是乃使人於四街道頭燒殺長壽王。王故群臣白貪王曰：『此臣等故君，今當就終歿之罪，願得為設微具以遣送之。』貪王聽之。群臣具饌，哽咽臨之，人民觀者皆言：『王枉死。』郭邑草野莫不呼天。

「太子長生時出道邊，聽聞人語，知父為貪王所得，乃佯擔樵出於市賣之，間鬧人中。當父前住，觀見父當死，心中悲痛。父見長生，恐其瞋恚為父報怨，父乃仰天歎息曰：『夫為人子欲為至孝，使汝父死而不憂者。莫為汝父報怨，則汝父樂死而不憂也；若違父言而行殺他人者，即令汝父死

有餘恨。』¹長生不忍見其父死，因還入山，長壽王遂就燒死之誅。

「長生久後自念：『我父仁義深篤，至死不轉；而此貪王無狀，不別善惡，枉殺我父。雖我父有慈惻淳仁之心，死而不恚；然我不能忍也，我不出殺此貪王者，我終不苟生於世矣。』遂出傭賃。國中大臣徇園於市賃人，得長生。使種菜種，菜甚好。後日，大臣案行園田，見菜甚好，呼問園監。園監對曰：『前賃得一人使為之，故好如是。』大臣因呼長生，見之問言：『卿頗能作飲食不耶？』對曰：『能作。』便使作飲食甚甘美，因以請王。王往臨飲食，飲食甚美，因問：『誰作此食者？』臣對曰：『臣前賃一人，能作此食。』王遂呼，將歸宮使作飲食。

「後日，王問長生：『汝寧便習兵法不？』對曰：『實便習之。』王因取以置邊，而告之曰：『我有怨家，是長壽王子。恒恐行來卒與相逢，今相恃怙，卿幸相助備之。』長生對曰：『唯然，當為大王展力效命。』

「後日，王問長生：『汝寧好獵不？』對曰：『臣少好獵。』王便勅外嚴駕，因與長生共出行獵。適入山林便見走獸，王與長生馳而逐之，轉入深山惑失道徑，不能得出。迷惑三日，遂至飢困，王因下馬解劍以授長生曰：『我甚疲極，汝坐，我欲枕汝膝臥。』長生言：『諾。』王便得臥。長生自念：『我前後以來求索方便，今日已得我所願。』便拔劍欲殺貪王。思惟我父臨死之時，囑我懇懇，奈何快我愚意，而違慈父絕歿之教。即內劍而止。王便驚寤，問長生曰：『我夢見長壽王子欲來殺我，我大驚怖。何以如此？』長生曰：『是山中有強鬼神，見大王在此，故來恐怖大王耳。臣自侍衛，王但安臥無所畏懼也。』

「王還得臥，長生復拔劍欲殺之，重思憶父言復止。王復驚寤，告長生曰：『我故復夢見長壽王子故欲來殺我，我大畏之。何以爾也？』長生曰：『是故山神所為耳。王無所畏懼也。』王復還臥，長生復拔劍欲殺之，思惟父言復止，遂棄劍於地，無復殺王之意。王復驚寤，告長生言：『我復夢見長壽王子，自言：「原赦。不復殺我。」』於是長生曰：『我即是長壽王太子長生，我實故來出，欲殺大王以報父讐耳。念我父臨死時慫慂囑我，不欲使我報怨；而我愚癡故，欲違父之言，詳思父教懇慙慫慂，不敢違之。是故今投劍於地，以順父言。雖爾，猶恐後日迷惑失計，而違亡父教也。今故自告，願大王便誅伐我身，早滅其惡意，可使終始斷絕也。』王乃自悔曰：『我為兇逆，不別善惡，賢者父子行仁淳固至死不轉，而我貪酷初不覺知。今日如是，命屬子手。子故懷仁，惟憶父言而不相害，誠感厚潤。今欲還國，當從何道也？』長生言：『我知道徑前故來者，迷惑大王欲報父怨耳。』

「長生遂與王俱出林外，便見群臣散滿林際。王便止坐，施設飲食。王問群臣：『卿等寧識長壽王子長生不？』中有不識者，對曰：『不識。』中有識者，昔受長生恩，恐王殺之，亦言：『不識。』王便指示言：『是即長生也。』王曰：『從今日始，我自還故國，願以此國還付太子；從今日始，卿為我弟，若有他國來相侵奪，當相救助。』王遂率臣兵歸其本國，國有奇物更相貢遺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時長壽王者，今我身是也；太子長生者，阿難是；貪王者，調達是。調達與我世世有怨，我雖有善意向之，故欲害我。阿難與之本無惡意，故至相見，即有和解之心。菩薩求道勤苦如是，至見賊害無怨恚之心，故自致得佛，為三界尊。」

1 《四分律》中作：「時王長生顧見其子，作如是言：『怨無輕重，皆不足報。以怨報怨，怨終不除，唯有無怨而除怨耳。』」

諸比丘歡喜，為佛作禮。
長壽王經

《六度集經》卷第一 布施度無極章第一

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

「昔者菩薩，其心通真，觀世無常，榮命難保，盡財布施。天帝釋觀菩薩慈育群生布施濟眾，功勳巍巍，德勳十方，懼奪己位，因化為地獄，現于其前曰：『布施濟眾，命終魂靈入于太山地獄，燒煮萬毒。為施受害也，爾惠為乎？』」

菩薩報曰：『豈有施德而入太山地獄者乎？』

釋曰：『爾其不信，可問辜者。』

菩薩問曰：『爾以何緣處地獄乎？』

罪人曰：『吾昔處世，空家濟窮，拯拔眾厄，今受重辜處太山獄。』

菩薩問曰：『仁惠獲殃，受施者如之乎？』

釋曰：『受惠者，命終昇天。』

菩薩報曰：『吾之拯濟，唯為眾生；假如子云，誠吾願矣。慈惠受罪，吾必為之。危己濟眾，菩薩上志也。』

釋曰：『爾何志願，尚斯高行？』

答曰：『吾欲求佛，擢濟眾生，令得泥洹不復生死。』

釋聞聖趣，因却叩頭曰：『實無布施慈濟眾生，遠福受禍入太山獄者也。子德動乾坤，懼奪吾位，故示地獄以惑子志耳。愚欺聖人，原其重尤。』既悔過畢，稽首而退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《佛說太子慕魄經》

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

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洹阿難邠坻阿藍。

時，佛語諸比丘：「我身宿命為波羅柁國王作太子，名曰慕魄；始生有異，顏貌端正，絕無雙比。自識宿命無數劫事所更善惡，罪福受報，壽夭好醜；沒此生彼，所從來生，皆悉知見。年十三歲，閉口不言。

「王唯有此一子耳，舉國人民皆重愛之，當繼後嗣襲續王位；然以追識宿命，億載存亡禍福，故質不語至十三歲，捐棄形骸，志存虛無，漂漂不說，飢寒恬淡，質朴意如枯木——雖有耳目，不存視聽；智慮雖遠，如無心志；不畏污辱，亦無憎愛；若盲若聾，不說西東；狀如矇瞶，不與人同。

「父王憂慮，甚用患苦，深恥隣國，恐見凌嗤。因呼國中諸婆羅門問之：『此子何故不能言語乎？』婆羅門相視言：『此子惡人也，雖面目端正殊好，內懷不親；觀相默默，欲害父母，危國滅宗，將至不久，不可畜養。既不能語，當何益王耶！今王了不復生子者，皆是惡子所防固也，是使大王不復生子耳。王宜棄捐，當生理之。爾乃王身可全，保國安宗，然後更得生貴子耳；不者甚危！』

「王信狂愚，謂為審然。即用愁憂，坐起不寧，伎樂不御，服美不甘。則與長者、大臣共議之，云：『如之何？或有臣言，遠棄深山無人之處；或有臣言，投沈深水。』有一臣言：『當如師語，

但作深坑，傍入如室，給與資糧、侍以五僕，生置其中。從命所如，空刻絕之為。」

「王即隨此臣所言，即晨遣僕，故出埋之。太子心內悲感，傷其愚惑，矜愍無量。其母憐哀，心為傷絕，言：『我無相生子，薄命乃值此殃，痛斷我腸。』哽噎涕泣，悲懷唧唧，感戀靡逮。事不得已，俛仰放捨，遣人載出，當埋棄之。悉取太子所有衣被、瓔珞、珠寶，皆用送之。」

「復使於外，盡脫取其衣被、珠寶，持著一面，因共作坑。作坑未竟，慕魄獨於車上，深自思惟，心與口語：『今王以下及諸人民，皆共謂我為審聾癡瘡不能語也；吾所以不語者，正欲捨世緣，安身避惱，濟神離苦耳，今反當為誑詐所危。』既沒身命，陷墮彼人，便默自取衣被、珠寶持去。作坑人輩，不覺慕魄取物去。」

「時，慕魄則到水邊，淨自洗浴，以香塗身，悉取衣被、瓔珞著之，到坑問曰：『作坑何施？』其僕對曰：『國王有子，名曰慕魄，瘡癰聾癡，年十三歲，不能言語。王問婆羅門，婆羅門師白言：『當生埋之，爾乃安吉全國榮宗，利後子孫，以用是故。』我等作坑，欲埋慕魄。』慕魄即曰：『我即是太子慕魄也。』人即驚悚，衣毛為豎，馳走往趣，視其車上，不見慕魄；還至坑所，諦熟觀察，聽聞言語，絕有異聲，光影如月，世所希聞；動其左右，行者為止，坐者為起，飛鳥走獸，皆來會聚，伏太子前，聽太子語。」

「慕魄又曰：『觀我手足，察我形容，云何群迷誑詐所惑，以謬為諦，生相捐棄？』發意所陳，言成文章，左右惶敬，已感惶露，上合下同，靡不順從。其儀大惶，征營悚慄，兩兩相視，面目竝青，咸曰：『太子甚神，乃如是也。』皆前作禮，叩頭求哀：『願赦我罪，共還入宮，到父王所。』慕魄曰：『今已見棄，不宜復還也。汝徑自往，白王令知。』僕即犇馳，白王如是。其母哀傷，使人問狀，僕曰：『太子甚神，開口一言，真驚恐人，聞者皆擾，行者滿道。』王則愕然，且喜且悲，深怪所以。」

「王與夫人，便共驂駕，往迎太子；國民大小，莫不馳動，觀瞻滿道。咸曰：『太子類如欲見神形。』王未到頃，慕魄心即自念：『當學道耳，適發此意。』天帝釋即為化作園觀浴池，眾果樹木，快樂無比。慕魄即便脫去著身好衣、珠寶，轉作道人，被服儼然。」

「王前欲到，逢見慕魄在樹下坐。慕魄見王來到，即起迎逆，王為作禮。慕魄則曰：『大王就坐。』王聞慕魄語言音聲，威神光景震動天地，絕無雙比，即大歡喜，便曉慕魄：『共還入國，居位理政，吾請避退。』」

「慕魄曰：『不可，不可！我以畏厭地獄勤苦，愁毒萬端。吾昔曾更作此國王，名曰須念，以正法治國，奉行諸善，二十五年鞭杖不行，刀兵不設，牢獄無繫者。惠施仁愛，恩流德布，救濟窮乏，無所貪惜。雖有此行，猶犯微闕，終墮地獄，六萬餘歲；蒸煑剝裂，痛酷難忍，求死不得，欲生不得。當爾之時，父母在處，雖有資財，億載無數，富而且貴，快樂無極。寧能知我在彼，地獄拷治劇乎？豈復能來分取我身苦痛？不也。」

「『我所以墮罪者何？往昔作此大國王時，小國王附庸諸域，皆悉統屬。王性慈仁，其德至淳，法令不嚴，諸小國王皆輕慢易，咸共謀議：『今此大王謹善軟弱，威禁不攝，德不堪任統御大國；當共攻伐，廢退之耳。』即舉兵眾來攻大國。時王須念，逆以珍奇財寶，皆賜遺之，復以重官厚祿撫順慰喻，誘而安之。即皆止息，各還本國。如是未久，復來攻伐，數數非一。大國群僚，咸共瞋恚，上白大王：『諸小臣國，愚戇無義，不慮罪愆，數為慢突。造成悖逆，觸犯尊上，令民

馳擾，警備不息。當應誅討，以除寇害。」王曰：「為民父母，當務仁化，恕己育物，危命濟眾；彼猶嬰孩，愍其無識，以漸誘導，不忍加害也。」王懷弘慈，普哀物命，永無誅伐之心。群臣不忍數為屬城小國所見陵易，忿不顧難，竊私舉兵，討伐諸國，即大殘殺人民。

「『大王聞之，甚用悲痛，為之雨淚，皆為諸國死亡人民持服，猶喪其子，矜愍無極。諸小國王見大國王，慈心矜念人民乃爾，即皆降伏來歸附之。其來歸附者，大王則為施設厨膳，大官設膳，皆須烹殺牛羊六畜，以具眾味。烹宰之時，輒當先白。王心雖慈，事不獲已，頷頭可之。緣是得罪，勤苦如是。每一念之，心甚懷寒，衣毛為豎，身體則為虛冷汗出。我所以不語者，追憶過世所更吉凶、安危、成敗，恐復與會，故結舌不語至十三歲，冀以靜默，免瑕脫穢，出度塵勞，永辭於俗，不與厄會。適復念欲閉口不語，而當為王所見生理，恐王後時，復得是殃，一入地獄無有出期。我意不欲令王得罪，故復語耳。徒欲為道，守意無為，不樂為王也。人居世間，恍惚若夢，室家歡娛，須臾間耳。計命無幾，憂畏延長，樂少苦多，眾惱萬端。是以智者，以國、財寶、恩愛為累，眾欲為塵。使我為王，當復僑佚貪求快意，令民憂煩，為天下之大患也。故欲除憂，棄離塵累，反流索源，拯濟未度。生世如寄，無一可怙，年衰歲移，老命促疾，不可逡蠕，去道日遠。不貪富貴，不重珍寶，棄捐世榮，思想大道，高翔遠逝，自濟於世。』

「父王曰：『當那可爾，汝為智者，當原不及，不可便爾，故棄我去。』王心悲喜，深悔所為。

「太子復曰：『何聞父子，生而相棄？恩愛已乖，骨肉已離，為行己愆，不可聽觀。屈苦相迎，徒益勞煩。』父聞子語，見其志固，惘然失措，慚愧忸怩，無辭可對。

「王曰：『如汝前世作國王時，奉行諸善，纔有小失，非所憶知，而尚受罪，勤苦乃爾。今我治國不奉正法，既無微善，反是逐非，僑貴自恣，純行危殆，罪當何貲耶？』便放太子聽行學道。太子於是棄國捐王，不慕人物，一心專精，念道修德，功勳累積，遂至成佛。佛已得道，復度十方諸天人民，不可稱計，無央數劫，不以為勞，菩薩所更勤苦如是。」

佛言：「爾時，太子者，我身是也；父王者，今現我父閱頭檀是；母者，摩耶是；爾時相師婆羅門者，調達是；時僕者，阿若拘隣五人是也。諸欲為道者，皆當承順佛教，無犯經戒；為道雖苦，勝在三惡道、八難處也。違戒犯禁，後墮惡道，得脫為人，當生貧苦，或作奴婢，願不自由；奉戒行善，三尊可得。」

佛說如是，諸比丘眾、諸天人民，莫不歡喜，為佛作禮。

佛說太子慕魄經